

# 告慰父亲

张建华

2000年12月29日,80岁的父亲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5年之后,80岁的母亲也随父亲而去。2020年,恰逢父亲百年诞辰,为了缅怀父亲平凡而又闪光的一生,传承父亲的革命精神,我用半年的时间,和泪写就了长达36000字的纪念文章《闪光的人生》。

后来,我从多角度、多层次写文章记述了父亲的方方面面,这些文章分别发表《沧州日报》《沧州晚报》《青县周报》上,共计20余篇。

2023年,一位我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作者,把父亲的事迹做成视频,标题是《张杰的故事》,在抖音上推送,点击者达数十万人之多,点赞者数千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压根就不认识父亲,更没有见过父亲,只是从他们的父辈口中听说过父亲的名字。通过看视频,他们知道了:

在战争年代,父亲带领人民群众出生入死;青县地处九河下梢,十年九涝,父亲曾带领全县人民生产自救,青县无一人逃荒;上世纪50年代,父亲曾带领全县人民兴修水利,在唐窑、周官屯修建了排灌两用大闸,从而使运河以东40万亩旱地、碱地变成水浇地,且结束了老东乡20万人民祖祖辈辈喝苦水的历史;父

亲开拓进取,大搞洼地改造、坑塘改造并试种水稻;创建青县农场;集资办电;创办《青县报》……为青县人民办了许多实事、好事。因工作成绩显著,1956年,父亲获河北省委金质奖章一枚。1970年,年过半百的父亲在筹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沧州炼油厂的工作中宝刀未老,雄风犹在,仍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一种精神,一种干劲。父亲在沧州炼油厂工作了14年。1984年,父亲离休了。离休后的他仍情系青县,他多次去青县,帮助写党史,建议修建青县解放纪念碑,做革命传统报告,帮干部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继续散放着他的光和热。为此,父亲被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总公司评为“老年精英”。

2024年1月,为了传承革命精神,资政育人,青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写《风采》,收录了8位已故的在青县担任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英雄人物的故事,时间跨度80年。这8人中,唯一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就是父亲。

父亲自1939年参加革命,到1984年离休。在40多年间,他转战冀中,先后在饶阳、青县、静海、天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沧州地区行政专署财务办公室、沧州地区行政

专署农林局、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沧州炼油厂工作。父亲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青县,长达17年之久,两次出任青县委书记。因此,父亲对青县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这里有他战斗的足迹,有他熟悉的农村、可爱的乡亲、坚强的堡垒户和并肩战斗的同志,也有牺牲的战友。他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更热爱这里的人民。父亲留下遗言,死后骨灰埋在青县,要永远和青县人民在一起。20年过去了,娘娘河畔父母墓地上的松柏已蔚然成林,郁郁葱葱,父亲的愿望实现了。2020年的清明前夕,父亲的墓碑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朋友烫了金。他的名字叫张义,50岁,金牛镇肖庄子人。这位烫金人,是我两年后才找到的,我写的文章《烫金之人,你在哪里》,分三期登在《青县周报》上。

2021年,94岁的退休干部殷志侠和88岁的退休教师张宝桐要亲自去墓地祭奠父亲。这时,父亲离开青县已经58年,去世21年了。

“政声人去后”。为官一任,如果在他离任后,能在田间地头为人称道,时时谈起,念兹在兹,深深怀念,那将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莫大的荣耀。这些,父亲得到了。

# 父母的“土味情话”

刘希



资料片

我的父母常常为了一些小事争吵。我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原生家庭里,对我的爱情观与婚姻观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于是经常抱怨他们的结合不是因为爱,这么些年也没有磨合好。

“爱情能当饭吃吗?过日子,哪能不吵架?”父亲白我一眼,显然对我的评价不太满意。母亲回答我:“有啥爱不爱的,半辈子都这样过来了,我还能换个人不成?”

那天,和老公一起回老家,父母又吵架了。不愿看着他们俩争吵,于是我起身走到院子里。老公见了,跟着出来。我将一肚子苦水倾诉出来,说,这些年来,父母经常吵架,我过得有些不开心。我甚至说,像他们那样没有爱情维系的家庭,过得实在辛苦。没想到,老公笑着说:“你说啥呢,我觉得他俩挺好的,你要试着去解读他们的‘土味情话’,这样你就会觉得,他们之间的爱还是蛮多的呢。”

这一次,父母因抽烟问题而吵了起来。母亲说:“你抽抽抽,就只知道抽,不要命了?你没看到老李就是烟抽多了才得了肺癌?”父亲回答:“我都抽了这么些年了,要是能戒,我早就戒了。要是没有你,我抽得更多。”老公轻声对我说:“妈的话可以解读为‘你看,老李抽烟得了癌症,你就不能心疼一下自己,少抽点吗?’爸的话可以解读为‘考虑到你的感受,我才减少了抽烟的量。’”听他这样说,我有些惊讶。

“你也不想想,等你老了,谁照顾你?到时候,一身病,哪儿也不能去,好吃的都不能吃,我看你到时候咋整。我可不管你!”老妈不依不饶。“我身体好着呢,你看你总是小毛病不断,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到时候,谁照顾谁还不一定呢!”父亲也不甘示弱,数落老妈。老公小声地解读:“妈的意思是,爸老了是要她照顾的,劝他注意身体,能吃能走才是福。爸的意思是,他身体比老妈好,到时候,说不定是他照顾老妈呢。”老公这样解读后,我心中的不快顿时消失殆尽。原来,父母虽吵架,但说的全是“土味情话”。他俩虽然经常吵,但是从来没有要离开对方的意思,是想要一辈子相守的。

解读了父母的“土味情话”,我才终于明白,父母之间是彼此深爱的。

# 相册

张琳虹



我家有一本旧相册,已有50多年历史了。硬皮压塑封面上是红色的杜鹃花,里面白色的硬纸板上贴着一张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满满的年代感。

这是我家唯一一本黑白照片相册,也是父亲最珍爱的一本,几十年来,它跟着我们搬了一次又一次家,依然保存

完好。我闲时最喜欢和父亲一起翻看这本旧相册。父亲的大脑简直就是个容量超大的“云盘”啊,他能清晰记得每一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当时的情景。

我最喜欢的一张是6个帅气小伙子的合照。每到这时,父亲就会陷入回忆中。那是他初中毕业时拍的,他们这6个人同时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镜头前的他们意气风发,眼中尽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相册中有一张分外吸睛的照片,它也是父亲最喜爱的一张:3个风华正茂的女孩子,在舞台上穿着军装,两个站在后面,一个在前方摆出漂亮的“一字马”姿势,3个人同时望向左上方。青春的激情透过已有些褪色的照片,扑面而来!每次看着这张照片,父亲就美滋滋地问我:“你妈漂亮吧?”没错,那位英姿飒爽的“一字马小姐姐”,就是我的母亲。在父亲的娓娓道来中,一个校园爱情故事徐徐展开:父亲和母亲是高中同学,母亲长得漂亮,还能歌善舞。当时,当班长的父亲和母亲暗生情愫,毕业后没多久就结婚了,成为同学

口中的一段佳话。父亲除了给我讲他们在学校时的趣事,还会讲起外婆当年如何反对,又在他们的努力下如何妥协。每到这时,母亲就会敲敲父亲的头:“又说你岳母坏话了!”然后我们3个人相视大笑。

相册中更多的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小小的我,就像父亲身上的挂件,到哪儿都“挂”着。喜欢拍照的父亲,拍下了我的许多“造型”:乒乓球台上舞动着木剑的天真“小剑客”,公园里划船时仰头大笑的“二傻子”,广州五羊雕像下背着新书包得意的小学生,父亲和学生合照时身边钻出来的小脑袋……那一年,父亲考上了市里的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回到老家的一所高中任教。已读小学的我,依然是父亲的“小尾巴”。寒暑假,老师们去外地学习,父亲总会带上我,白天他去上课,我在宿舍自己看书、玩耍,下课后就是我们父女的欢乐时光。

这些已过去许多年的事情,在父亲的讲述中,仿佛就在昨天,一切都历历在目,那么温馨,那么快乐。

# 九旬岳母送麻糖

王保利

“谢谢大娘。”“谢谢老嫂子。”“谢谢婶!”品尝着我90岁高龄的老岳母送的酥脆、焦香的麻糖,大家不住道谢,岳母也甜在心里,乐在脸上。

那天,老岳母的外甥等亲戚来看望她,除带来些牛奶、水果之外,还特意带来了老家的麻糖。这让岳母还没吃就喜上眉梢,她喜欢吃甜食,尤其是喜欢老家独具特色的麻糖。

瞧着四大块一拃宽、二指厚、一尺来长的黑红色亮晶晶的麻糖,我打趣说:“妈,您可有口福了,这次让您吃个够。”岳母收

起了笑容,若有所思地说:“得给街坊邻居送些,平时,人家有啥好吃的也都给咱送,麻糖是稀罕物,也分给他们尝尝。”我点头赞同。

岳母把麻糖拿到案板上,用刀切成大小不一的块状,用保鲜袋一个个分装好,并自言自语,这是给谁的,这是给谁的……

午后,在楼门口,岳母把小块的麻糖分给6个坐着聊天的老姐妹,大娘大婶们吃着、笑着、夸着,其乐融融。

晚饭时,岳母还惦记着没有完成的“任务”。平时,她吃饭都

是细嚼慢咽,没有我吃得快。可今晚她只吃了两口炒丝瓜,几口喝光了一碗小米粥,就不吃了。我一开始觉得奇怪,然后就明白了:她有心事。她知道有些人家晚上才有人,她要去给邻居送麻糖。

她敲着对门邻居家的门。对门的秀萍姐边说“谢谢婶”,边让她进屋坐。只听岳母说,不进,还要去谁谁家。

岳母趁着月色,拄着拐杖,一户户跑,一家家送,送去了自己的心意和善念。今晚的月光,似乎更皎洁、明亮了。



3月20日,东光县老年大学总结表彰暨2024年工作部署大会召开,老年大学的4名优秀教师等受到表彰。张秀兰 杜九升 摄